

浅析契诃夫笔下的女性形象

——以《海鸥》中的尼娜为例

杜雅璇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戏剧家、小说家之一,也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契诃夫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海鸥》中的尼娜就是其中之一。海鸥的故事基于作者本人和初恋的真实经历,其中女主人公尼娜勇敢追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演员的梦想,解读尼娜,感受契诃夫赋予尼娜的情感,一方面可以从中窥探出契诃夫自身的爱情观,另一方面也对激发当今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探讨当代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契诃夫;女性形象;海鸥;尼娜

《海鸥》作为契诃夫戏剧创作生涯中的处女作,在其一生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高翔的海鸥后来成为莫斯科剧院的标志。笔者主要从契诃夫四幕喜剧《海鸥》入手,着重分析女主人公尼娜的人物形象,另外深入探讨尼娜和契诃夫初恋米奇诺娃之间的联系以及进一步思考契诃夫个人的女性观、婚姻观,并将尼娜这一女性形象细化,加之分析其他的配角,从中感受契诃夫的女性观,从更为微观的角度体会文学大师的内心世界。

第一章 契诃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概览

第一节 被束缚控制的女性形象

在契诃夫创作的早期阶段,大部分女主人公都遵循传统,她们没有自我意识,像绵羊一样顺从,是男性强权下的悲剧产物。契诃夫一方面出于自己的同情心想要给予她们关怀,但契诃夫也憎恨她们的懦弱,“恨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这一时期契诃夫作品中的主旋律。

《哀伤》中老实巴交的村妇,一生隐忍不知道反抗,经常遭到丈夫的家暴,最终在被丈夫送去医院的路上去世。《厨娘出嫁》中佩拉格娅的人生毁于她悲惨的婚姻,厨娘和车夫的结合在当时俄罗斯的时代背景下似乎理所应当,他们无视佩拉格娅内心的需求,剥夺了她追求真爱的权利,最终也直接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在《歌女》中,来自下层社会的歌手芭莎爱上了来自上层社会的科尔巴科夫,科尔巴科夫和他的妻子骗取了芭莎所有的财产。芭莎将她对科尔巴科夫的爱视为爱,而“上流社会”的科尔巴科夫只将她视为玩物。在这个黑暗社会的剥削下,芭莎一无所有。

契诃夫作为一位充满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他心中充满了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怜惜,她们是封建家长制度下的牺牲品,没有自己的思想,也不知道反抗现有的社会秩序。契诃夫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文

字唤醒这些被封建思想控制的女性。

第二节 觉醒自强的女性形象

由于厌倦了旧体制下的庸俗婚姻,《匿名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泽奈达和她的情人奥尔洛夫私奔去追求幸福的爱情。她太想过“有意义的生活”,但当她已经怀孕,革命者弗拉基米尔出现并带她出国时,奥尔洛夫无情地抛弃了她。最终弗拉基米尔也辜负了泽奈达,抛弃她逃走。被生活欺骗后,她对“美好生活”的幻想破灭了,最终在生完孩子后服下毒药。在《我的一生》中,克利奥帕特拉和她的哥哥、嫂子都是在学校和机构工作的高级知识人士。克利奥帕特拉身上的“人情味”越来越浓,对生活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高,最终她离开了自己一直生活着的家乡,去莫斯科追寻自己的理想。

《带小狗的女人》中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嫁给了一个所谓的“绅士”。她“混乱、半死不活”的婚姻让她感到沮丧、压抑、窒息。她想要逃离这段痛苦的婚姻,渴望“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她在旅途中遇到了格罗夫,两人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虽然他们追求新生活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和挫折,但这些女性是勇敢地迈出了走出牢笼的第一步,她们自觉的逃离旧的婚姻家庭,试图摆脱旧社会的束缚,追求新的爱情和生活。她们对旧社会的抨击反抗越来越激烈,她们把努力付诸实践,抵制旧社会的决心越来越大。契诃夫创造了一系列焕然一新的女性形象,她们不止是男权的附庸,开始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但总体而言,她们的生活仍处在男性话语权的掌控之下,这些女性形象体现了契诃夫女性意识的部分觉醒。

《带阁楼的房子》里的莉迪亚是个真诚美丽的孩子,有着坚强的信念。她为灾区筹集资金,治疗病人,分发书籍,开诊所,建图书馆,创办学校等等,毫无怨言地

东奔西走忙来忙去，灾民们十分感谢她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她认为给人们做好事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并尽可能的关心和帮助别人，甚至她的母亲和姐姐都非常尊敬她，她周围的村民也非常支持她。莉迪亚的容貌和她的灵魂一样美丽动人，她是一位独立、积极主动、有生活目标、热衷于社会工作的新时代女性。

《新娘》的女主角娜佳健康美丽。她从16岁起就一直盼望着结婚，但当婚期确定后，她并不开心。娜佳受萨沙新思想的鼓舞，决心冲破现有生活的桎梏，施展自己的才能，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她纯洁善良，充满正义。在时代精神的激励下，她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与旧的生活彻底决裂。娜佳去莫斯科学习，思想更进步，她积极地去革命运动中心彼得斯堡，迎接“广阔的新生活”。她是20世纪初寻求真正知识的俄罗斯新女性的代表。

俄罗斯废除农奴制之后，社会进入极速变迁时期，一方面顽固的封建旧势力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思潮涌动，爱国主义、乐观主义思潮兴起，契诃夫意识到俄国社会急需一场变革。这些觉醒的女性形象不仅代表着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进步，也反映着这一时期契诃夫女性观的变化：由恨其不幸、怒其不争到鼓励她们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第二章 《海鸥》中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 海鸥中的女性形象

一、精致的小市民形象——阿尔卡基娜

男主特里波列夫的母亲阿尔卡基娜身上展现了全剧的喜剧性，阿尔卡基娜可以称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心中只有自己。她以她持续不老的魅力，像吸血鬼一般，永不匮乏地吸取着他人的生命的精华，即使阿尔卡基娜已经年轻不再，她仍然是一个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热烈欢迎的女演员，仿佛她的魅力和美貌从未消失，仿佛她的生命一直被她的粉丝的血液滋养和浇灌。

康斯坦丁有一番描述他母亲阿尔卡基娜的话：“她要生活，要爱，要穿鲜艳的上衣。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经常提醒她，说她已经不年轻了。可是，当我不在她面前，她只有三十二岁；在我面前，她就是四十三了，这也就是她恨我的原因。她也知道我是反对目前这样的戏剧的。她却爱它，她认为她是在给人类、给神圣的艺术服务。可是我呢，我觉得，现代的舞台，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和一种格式”。

阿尔卡基娜这一角色与利己有着紧密的联系，她可以说是当时成功人士的楷模：富有、美丽、优雅、自信，但抛去这些外在因素，她虚伪、自傲、内心十分空虚。契诃夫笔下的阿尔卡基娜在十分具有真实性，当情人特里果林表示自己要接受尼娜的爱时，她不惜跪地求和；

她对儿子的新戏剧极尽嘲讽，但在后者愤然离去时感到愧疚，阿尔卡基娜这一人物始终未能找到生活的意义，也从未试图寻找。从物质层面看，她享有生活绝对的话语权，在精神层面，阿尔卡基娜始终是低级物质欲望的奴隶。

二、现实的屈服者形象——玛莎

玛莎是海鸥中第一个出场的女性形象，她是《海鸥》中典型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性不仅体现在阶级出身方面，更体现在婚姻选择方面。

玛莎是索林庄园管家的女儿，是一个及其矛盾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是爱情悲剧的牺牲者，她无可救药地爱着特里波列夫，但后者深深地喜欢着尼娜。或许正因如此玛莎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在遭到特里波列夫的拒绝后，玛莎赌气似的嫁给了深爱她的麦德维坚科，显然，她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但她无可奈何，最终成为命运的牺牲者。玛莎的悲剧命运是大时代下妇女的缩影，当时的女人生来就是男权的附庸，面对特里波列夫，玛莎所能做的也只有情感上的报复。这一点启示我们：女性要达到完全的自我觉醒，首先要树立独立的女性意识，只有女性自身完全尊重自己，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女性解放与独立才能真正实现。

玛莎的命运与尼娜的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玛莎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在自我欺骗中度过一生；尼娜通过自己的努力懂得人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我们也从玛莎这一悲剧性人物的命运中，意识到女性要坚定自己的理想追求，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尽全力争取。

二、觉醒的新女性形象——尼娜

尼娜是整部剧的中心人物，与此同时也站在阿尔卡基娜的对立面，跟精明的阿尔卡基娜完全相反：尼娜年轻善良，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在戏剧艺术的天地中自由的翱翔，可是在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时，她不得不面对自己是一个资质平庸的演员的事实。对于尼娜的演技，特里波列夫曾经评价道，尼娜总是想去演绎主角或者重要的角色，但是演技很差，没有情趣，做作，动作夸张。而尼娜本人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她的内心处于丰满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之中，十分痛苦。

尼娜拥有特里波列夫的爱，这一角度看尼娜是幸运的，而她被作家特里果林欺骗，成为虚伪爱情的受害者，从这方面看她又是不幸的，尼娜的幸与不幸全由男性决定，当时女人的命运全在男性一念之间决定，这也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性。但尼娜善于自我调节，担负起自己命运的十字架，这也向我们显示了尼娜本身性格的底色—

坚韧，正因为如此，在后来面对命运的考验与不幸，尼娜依然坚强奋进，在生活的大染缸中浸淫，慢慢地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第三章 契诃夫的女性观

契诃夫生活的时期，俄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变，农奴制废除，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民主思想广泛传播，这也是最黑暗和最激烈的矛盾时期。契诃夫的祖祖辈辈都是农奴，直到祖父攒够钱为一家人赎身。所以，契诃夫说：“我的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

作为自由人，契诃夫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他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通过工作和兼职学习来继续学习。业余时间，他给别人当家教。家中经济在父亲经营的杂货铺破产之后一直很差，全家不得不背井离乡搬到莫斯科的地下室居住。契诃夫父亲脾气十分暴躁，经济上的窘迫使得家中的情况更加糟糕。

契诃夫为了养家糊口，从18岁开始写作。为了赚快钱，他几乎只写短篇小说。他负责付房租和赡养父母的日常开支。契诃夫是一家的顶梁柱。潮湿阴冷且聒噪的地下室并不适合写作，契诃夫不得不在午夜时分伏案书写，用自己的稿费支撑家中明日的花销。

但他没有抱怨，也没有抛弃家人。当他终于买了自己的房产和房子，他没有忘记带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住在他的房子里，他终于有能力为自己的家人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

契诃夫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脚踏实地，尽其所能描绘真实的生活。这种心态，反射到了他的作品中。无论在作品还是现实中，契诃夫都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永远保持冷静清醒，做着—个虔诚的生活观察者。契诃夫的作品简短清晰，不拖泥带水，但每一个细细读过契诃夫作品的人，都会为其中构建的世界所震撼。

契诃夫的母亲对他影响巨大，她善良乐观，经常为孩子们读童话念诗歌。或许是母亲的缘故，契诃夫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温柔恬淡，善于操持家务，聪明睿智。契诃夫的初恋米奇诺娃身上自然也有这些特质，契诃夫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跳来跳去的女人》、《海鸥》、《带阁楼的房子》等作品，米奇诺娃的美丽和青春激发着契诃夫的创作热情，也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米奇诺娃和契诃夫交往的—段时间段正好是“梅里霍沃时期”，同样被之后的契诃夫研究者认为时其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优秀的作品皆在此期间诞生。

契诃夫在《海鸥》中融入了许多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他将自己的遭遇融入到主人公特里果林和特里波列夫身上，无论是特里波列夫的怀才不遇还是特里果林对外界评价声的在意，同样在这部剧中，契诃夫也深刻思考了

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女性问题。他借剧本写出了当时女性的不幸：管家的女儿婚姻的不幸；尼娜——米奇诺娃的缩影，因为远低于男性的社会地位，最终沦为浪子的玩物。格罗斯曼认为契诃夫和米奇诺娃的恋情是米奇诺娃的爱情悲剧，但别德尼科夫认为这不仅仅是米奇诺娃单方面的悲剧，更多是双向的相互影响。这也是当时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规律：人们无论如何相互沟通，总感到彼此间的隔阂。

契诃夫本人会被米奇诺娃这样的女人吸引，却不愿意和她走向婚姻的殿堂。直到遇见克尼碧尔，她独立热情、有着男孩子一样的魄力，他在对克尼碧尔一见钟情，两人于1901年结婚。契诃夫择偶观抑或是女性观的变化浸入其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

早期契诃夫创作中的女性很大程度上是男权的附庸，换言之，她们对男性的依附情节较重。之后契诃夫的女主角们不断觉醒，出走，寻求自己人生的意义，也反映了随着契诃夫人生阅历的增长，他所遇到的女性对其创作的影响。

契诃夫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把女性摆在及其重要的位置，同样他认为，女性要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就要靠知识和劳动，无论是《海鸥》中的尼娜，还是他生活中遇到的女性，最终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走出困境，这也体现了契诃夫对当时女性的希望和鼓舞，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董晓.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72
- [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丁骏,王建开译[M].俄罗斯文学讲稿.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6).329
- [3]郭灵西.中国新时期以来契诃夫戏剧演出研究[D].四川外国语大学,2015.
- [4]孔祥东.论契诃夫戏剧创作中的女性形象[D].山东师范大学,2013.
- [5]童道明.爱的故事:契诃夫和米奇诺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67
- [6]夏波.让契诃夫的目光照亮舞台——如何表现契诃夫喜剧中的喜剧性[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3(02):97.
- [7]肖查娜.契诃夫女性观引领下的女性小说形象分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 [8]曾思艺.俄罗斯文学讲座:经典作家与作品(上)[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405
- [9]张岩.契诃夫戏剧话语语用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5.